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通讯员 高毅 赖东威

运筹帷幄之中,决胜千里之外

忠勇彪悍的“战场精算师”

廖新华

第一眼见到他,如果不是一身军装,你可能会把他认作大学老师廖新华,而不是南部战区某部部长廖新华。而事实上,在他斯文儒雅的外表之下,却有着一颗血性十足的内心。2016年6月,廖新华离京赴南部战区报到时,特意带着名师雕刻的两枚印章。一枚雕刻着西汉名将陈汤的名言:“犯强汉者,虽远必诛”,另一枚雕刻着“忠勇彪悍”四个字。这两枚印章,代表了这名铁血军人的性格和心声。

1 “骨灰级”少年军事迷

廖新华出身革命军人家庭,从三岁开始,父亲就一手拿着戒尺,一手拿着识字卡片,一字一句教他背陆游、辛弃疾、文天祥等爱国诗人的诗词,给他讲解霍去病、岳飞、杨靖宇等英雄的故事。廖新华说,在父亲的严格要求和教育熏陶下,从军报国的种子在他心中生根发芽,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订阅《兵器知识》《航空知识》《舰船知识》等军事杂志,读高中时“啃”完了1500多页的《中外海战大全》。多年来,他一直保持阅读军事杂志、研究地图、预设战场、绘制军事题材的习惯,是有名的“骨灰级”军事迷。从空军某大学毕业后来到部队,他一直没有放弃阅读的习惯。在

该队图书室里陈列的3000多册军事图书中,近一半有廖新华的标记。此外,这些年他为队里收集的飞机、坦克、舰艇、火箭等各式武器装备模型,足够办一个小型展览。如今,当年的“少年军事迷”已经真正变成了一名军人。2001年,廖新华军校毕业后主动申请到“五分钟完成战备”的应急作战部队,先后参加全军重大演习20余次,完成军事理论专著3部,获得某军事理论研究特等奖1项、一等奖2项。两年前,他又克服种种困难,放弃了在空军机关某部工作的机会,主动申请来到了现在的工作单位,走向了主战岗位第一线。



廖新华(左一)给青年干部面对面辅导

2 筚路蓝缕跑好“第一棒”

廖新华现在所在的单位成立只有两年多,但两年的时间里,廖新华团队已取得攻关成果20余项,9项成果填补我军某研究领域空白,先后向上级机关输送优秀参谋人员10多名……他的工作被战友誉为“新华速度”“新华数据”“新华点评”,这里面饱含着他和他的团队的艰辛努力。

万事开头难。战区组建之初,就如同一张白纸绘蓝图,直接考验着第一代战区人的使命与担当。廖新华所在的部队作为战区联指中心的重要支撑,在我军还是新生事物,没有现成经验可循。

“战区本来就是全新的事业,什么都有了还要我们干嘛?作为第一代战区人,就是要当好‘奠基人’、跑好‘第一棒’!”廖新华暗下决心,率领大家向全新领域发起冲锋。报到的第一天,他就直接从机场赶赴联指中心受领任务,与战友一起开始了加夜班、吃泡面、住通铺的生活。一周之内,他组织力量将一间普通的会议室进行改造和系统联调联试,与各单位实现了交互作业,实现了作业环境的从无到有;不到一个月,团队就初步形成了多类计划工作流程,实现了制度机制的从无到有;三个月,带领团队实现了设想设计的从无到有。在两年多时间里,他带领团队研发专业软件,与多家军工单位和院校联手攻关,深入展开研究论证,开创性地提出战区联合仿真试验构想,建起了我军第一家战区联合作战实验室。

在廖新华办公室的书架上,整齐陈列的数瓶沙土格外引人注目。仔细看,瓶身的小纸条上,还分别记有采集地点、采集时间等信息。这几瓶沙土看似普通,但可不仅仅是纪念品。原来每到一地,廖新华就收集当地的沙土标本,来研究预设战场环境。这些年,廖新华无论是出差还是休假,每到一地都将其作为预定战场审视一番,爬上制高点,看看四周环境;察看现有设施,算算抗毁能力和打击能力;收集气象资料,计算对作战的影响;踩踩路面沙石,评估适合什么装备行进。精算细算,是廖新华团队

3 树立“以算制胜”理念

“不成文的规定”。凡事“算”为先,不算不张口,不算不行文,不算不筹划。说起这条“铁规”,参谋吴朝波感触特别深刻。刚到队里不久,廖新华要求他对某课题进行研究。吴朝波凭借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,基本没怎么计算推演便递交了一份研究报告。“这些结论经过计算了吗?”没想到,廖新华一眼识破报告“有水分”,直奔主题问道。确认缺乏深入演算后,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吴朝波,没有经过精算计算得来的结论是没有说服力的,到了战场要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吴朝波拿回去重新演算,发现有的结论果然站不住

脚,个别数据与实际还偏差甚远。“现在想想都后怕,要是战时就按之前的结论干,后果不堪设想!”吴朝波心有余悸地说。“打赢现代高科技战争,须臾离不开精准的数据支撑,精算细算才有胜算!”廖新华教导大家树立“以算制胜”理念,每次任务都必须精算细算深算,每个数据都要经得起实战检验推敲。廖新华说,用三个词形容自己的工作,那就是“责任”“坚持”“聪明”。所谓责任,那就是守土有责,认真负责;如果想在某方面有所成就,那就一定要坚持。此外,还一定要聪明,甚至狡猾,要和敌人斗智斗勇。

4 跟着他感受“苦”和“慌”

在一般人眼里,跟着领导出差是一件幸福的事,但是在廖新华团队里,跟着他出差,却实实在在是一件“苦差事”。去年7月,廖新华带着团队工程师曹学武去北京、西安、上海等地出差,本以为可以放松放松的曹学武看到行程表便感觉此事“不简单”,果不其然,每到一个地方,飞机一落地,廖新华不是先去酒店放下行李,而是带着曹学武直奔安排表上的单位收集资料数据,找专家探讨攻关中遇到的棘手难题。更让曹学武没想到的是,他们连晚上都不休息,不是整理白天的成果,就是准备第二天的问题。就这样,出差4天,廖新华带着曹学武先后跑了8个

地方,解决了3大类10个重点难题。而队员马志阔的关键词则是“慌”。马志阔觉得廖新华年轻在机关工作,对团队的事情未必熟悉,结果一件事彻底颠覆了马志阔的印象。在一次演练时,马志阔指挥士兵把假想敌抓住后铐在了空旷的地方。没想到廖新华看到后,直接对他说:“你把他铐在这么空旷的地方,是打算告诉他的同伙快逃吗?”随后又指出了五六六个问题,毫无心理准备的马志阔霎时哑口无言。马志阔说,从前他的任务都比较简单粗暴,而廖新华给他的任务则需要精心思考,有时甚至要加班到凌晨四五点钟。

5 雅擅丹青的“艺术家”

现代军人必须文武双全、有勇有谋。廖新华有时又像是一位文人或者艺术家,他不仅精通军事,在文学、历史、哲学、艺术等方面都颇有造诣。他始终反对一种观念,就是军人都是“傻大黑粗”,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时代早已过去了。“而且就算冷兵器时代,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队伍才能打胜仗。”廖新华说。

中国航空画领域的杰出青年画家张一鸣。少年时,在绘画方面颇有天赋的廖新华师从我国著名航空画家陈应明先生,成为他的关门弟子,与航空画结下不解之缘。这不仅让他多了一门陶冶情操的爱好,更为他开启了从艺术维度探索战争奥秘的全新视窗。艺术与军事、画布与战场、事业与爱好,在廖新华这里实现了融合。他自嘲“唯一可惜就是业余时间不够,只能出主意,起草构思,没空自己动手画完一张完整的航空画。”但是从《不列颠空战》到《一江山岛之战》,从《北非空战》到《猛龙跨出国门》,每一幅画,都闪烁着廖新华的战争艺术光芒。

走进廖新华部队的楼道,悬挂在墙上的一组厚重的航空画映入眼帘,左边一幅,岛屿上空,3架图-2轰炸机一字排开,正打开弹舱向地面轰炸,机身上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徽赫然醒目。右边那幅是一架伊尔-10强击机,呼啸着从大陈一座军港掠过,港内瞬间腾起滚滚浓烟,战机在白云和绿岛的映衬下格外威武。这幅航空画取材于一江山岛之战,设计和构图皆出自廖新华之手,而绘制则是他的好友,

廖新华说,技术和艺术并不冲突,有的俄罗斯飞行员,拉小提琴是一把好手,也有绘画很好的,来中国还带着画板写生。同事里也有摄影高手、乐器高手。“战争本身就是一门艺术,充满变数、诡异和神奇。”

向未来出发——我与改革开放的广州故事

五位亲身见证参与者讲述广州规划故事

广州城市海纳百川 规划兼具温度气度

建设一座城市非一日可毕,一座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城市更是人类的自然选择。作为中国南部重要的对外开放前沿城市,广州在改革开放伊始便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。

在“向未来出发——我与改革开放的广州故事”系列专题报道第四期——广州规划故事中,五位亲身见证参与广州规划的大咖讲述了广州规划故事。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罗仕 通讯员 侯翔宇 穗外宣图/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



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黄慧明:

让广州规划建设更有高度和温度

作为改革开放的“同龄人”,1978年,黄慧明出生于南昌市郊区,上世纪80年代的交通还没有那么便利,他从家进南昌市区要坐一个小时的汽车,“那时候进市区逛一次公园,或者买一次年货,前一天会兴奋得睡不着觉。”黄慧明从小就对城市有强烈的向往。

邓小平南巡后,广州这座南方沿海城市引起了正在读高中的黄慧明注意。“广州兼具城市的温度、文化的深度、包容的气度,很吸引我。”黄慧明说,1995年高考后,他没怎么犹豫就填报了中山大学。2000年,黄慧明到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工作,当时广州也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,重大项目接踵而至。初到规划院,黄慧明所在团队只有四个人,由于任务繁重,加班画图就成了常事,“一周至少通宵两次。”

他对参与的首个项目记忆犹新,当时他们负责广州开发区科学城的规划设计。科学城地势起伏,周边都是50米高的丘陵地,而科学城定位是要成为高品质的工业园,这给规划师们带来了挑战。“当时为了看周边的植被环境,跟着工程师们一起爬山。”黄慧明回忆,突然暴雨袭来,整个衣服都湿透了,T恤都被植被的绿浆染成了绿色,然而回去之后还是伏案继续做方案,“当时我才发现,原来规划师并不只是在图纸上做文章,规划不是画画。”

后来黄慧明又参与了对于老城区如荔枝湾、东濠涌等工程的改造和重新规划。2010年后,广州城市发展趋于成熟稳定,更注重品质化的发展和沟通。“这时我的项目开始更偏向于文化社区和深层次的思考。”黄慧明说。2018年,黄慧明又承担了2035年广州建设规划的主导工作。“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,我们这代人的使命就是将改革进行到底。”他说,“我们的理想是让广州成为‘活力全球城市,美丽宜居花城’,规划院也将坚持‘世界眼光、国际标准、中国特色、高点定位’,让广州规划建设更有高度和温度。”



小朋友们在广场上玩耍 羊城晚报记者 陈秋明 摄

广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潘安: 海纳百川是广州的基本特征



1981年,潘安毕业实习第一次来到广州,这座城市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浓浓的商都气质,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91年为攻读博士他再次来到广州。他说,“广州是一座不矫揉造作的城市。海纳百川是这座城市的特征。因此,这座城市也具有遇泥则污、遇水则清的特点。”

面对如何平衡经济与环境,广州着力拆除违章建筑物,恢复绿化,不断完善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。“这些成果是广州人尊重城市秩序,尊重科学规律,尊重空间法制,尊重客观环境的回报。”潘安说道。他说,2011年,广州完成了城市空间框架构建工作,开始谋划新的十年。广州新十年的目标是建设智慧城市,在2020年之前广州可以完成“城市数字模型”测试和试用工作。

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: “西塔”设计者见证珠江新城发展



作为广东省内建筑设计领域的知名专家,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倪阳是广州国际金融中心(西塔)的设计者,他见证了珠江新城CBD从无到有。上世纪80年代,珠江新城一带还属于铁皮房堆积的市郊,直到1997年,这片区域才重新得以规划。倪阳作为团队代表参与双子塔的设计,本来想要设计外形完全一致的建筑,但是最终未被采纳。不过也正是倪阳提出,让西塔面朝珠江,从而更好地展

现壮阔的城市景观。同时富力中心大厦也是倪阳与同事们的手笔。此外,倪阳还参与了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等国内大型项目的设计。“其实对于一个城市,建筑设计的投入意义重大,好的设计能拉长整个城市建筑的生命周期,我希望广州建筑能朝精细化这个方向走,打造有品质的建筑。”

原广东省高教厅厅长,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原教授、博导许学强:

从出力到献策 参与城市建设



1958年,许学强来到广州,从此就在这里学习、生活、工作。“很荣幸能参与广州的发展,我出过力,也献过策。”

他曾参与修建东湖公园的工程。当时的东湖还是一片淤泥,许学强在那里连续劳动了一个星期左右,虽然天气已经很冷了,但他每天都干得满头大汗,除此以外,还要时刻防备蚂蝗叮咬。1961年,许学强以学生身份参与第11版广州城市总体规划。在改革开放后的广州规划中,许学强也一直没有缺席,如1983年的增城县域规划、1987年的广州市域城镇体系规划、2000年的广州市概念规划方案竞赛等等。

“比我辛苦的还大有人在,一想到在这座日新月异的都市里,有我曾经贡献的一份力量,就很欣慰。”许学强说。除参与广州的城市规划建设,他还致力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,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广州城市建设者。

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、博导何艳玲:

建造一座可以对话的城市



1996年何艳玲来到广州,如今她担任着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导,长期研究城市建设中政府的角色问题。

“政府应该是一个引领者,改革的初期政府管理并没有适应突然而来的变化,我们的设计和管理体制能够保证基本秩序已经不易。”何艳玲说。在她看来,广州市民公共参与精神非常强,这些年的发展背后有公众参与基础,很多政策是建立在听取民意基础上的,比如职能部门会出来摆摊听取意见,媒体也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而对于未来的发展,何艳玲认为广州应当更加开放,“在新媒体时代,广州需要利用好媒体,将我们的文化底蕴传承下去,建立更好的城市形象,从而集聚非常优秀的产业和人才。”